

论莫言《丰乳肥臀》的生死书写

张翔* · 金美廷**

<目 次>

- | | |
|--------------------|----------------|
| I. 引言 | IV. 生死意义的重新生成 |
| II. 人之生死的去崇高化 | 1. 苦痛之‘生’的意义重建 |
| 1. 人的生死与动物生死并置 | 2. 荒诞之‘死’的意义重建 |
| 2. 人的生死的污秽化书写 | V. 从生死书写到生死哲学 |
| 3. 人的生命存亡的偶然化 | 1. 与既有生死哲学的呼应 |
| III. 苦痛的‘生’与荒诞的‘死’ | 2. 对既有生死哲学的重构 |
| 1. ‘生’的苦痛 | VI. 结论 |
| 2. ‘死’的荒诞 | |

<국문제요>

본고는 모언의 《풍유비둔》을 연구 대상으로 삼아, ‘삶’과 ‘죽음’이라는 문학적 모티프에서 출발하여 소설이 어떻게 생사 서사를 전개하고 있는지를 고찰한다. 본고는 이 소설이 먼저 인간과 동물의 생사를 병치하고, 오염되고 추한 방식의 묘사와 우연화된 서사 배치를 통해 전통적인 생사 서사에 내재한 숭고성을 해체하며, 인간의 생명을 자연 생명과 육체적 경험으로 환원하고 있다고 본다. 이를 바탕으로 소설은 한 걸음 더 나아가 ‘삶’의 고통과 ‘죽음’의 부조리를 드러낸다. 그러나 소설은 여기에서 허무로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博士生：第一作者

** 庆北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教授：通信作者

귀결되지 않고, 끈질긴 생존 의지, 모성적 보호, 죽음 앞에서의 결연한 태도, 그리고 정신적 여운 속에서 생사의 의미를 다시 생성한다. 이로써 《풍유비둔》의 생사 서사는 중국 전통의 ‘생생관(生生觀)’, 불교의 ‘고(苦)’에 대한 생명관, 현대 실존주의와 부조리철학과 호응하는 동시에, 이러한 철학적 명제들을 문학적으로 재구성한다. 결국 이 소설은 “왜 살아야 하는가”라는 근본적인 문제에 대해 하나의 모옌식 답변을 제시한다. 즉 종교, 역사, 이성적 질서가 더 이상 확정적인 의미를 제공하지 못할 때에도, 생명은 여전히 원초적인 육체적 의지, 끈질긴 생존 본능, 그리고 무거운 생명적 감당 속에서 자기 존재의 이유를 확립할 수 있다는 것이다.

I. 引言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¹⁾. ‘生’与‘死’是文学中最古老也最基本的母题之一。人的一生始于出‘生’, 维系于‘生’存, 终于‘死’亡, 文学对于人的书写, 也难以绕开生命的降临、延续、受难与终结。古往今来, 无数作家都对这一母题进行过思考与表达。屈原高呼“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²⁾, 荷马(Homer)写下“正如树叶的枯荣, 人的世代也如此”³⁾, 鲁迅有“生命不怕死, 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 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⁴⁾的生命礼赞, 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则借“一个男人可以被消灭, 但是不能被打败”⁵⁾呈现人面对死亡时的精神尊严,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这些表达虽出

1) [英]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哈姆雷特》, 朱生豪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 82页。

2) [战国]屈原著, [宋]朱熹集注, 《楚辞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12页。

3) [古希腊]荷马, 《伊利亚特》, 陈中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年, 158页。

4) 鲁迅, 《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载《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386页。

5) [美]海明威, 《老人与海: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央金、牧野译, 北京: 北京时代

自不同民族、时代与文体,却共同指向文学对生命、死亡与苦难的持续追问,可以说,围绕‘生’与‘死’展开的书写,构成了人类文学中一条重要的精神脉络。

本文将‘生死母题’操作性地限定为:作品通过诞生、生存与死亡等叙事单元,追问生命处境及其意义的书写。从文学层面看,它体现为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与画面描写;从哲学层面看,它涉及生命延续、苦难理解以及意义赋予等问题。围绕文学中的生死母题,既有研究已从多个层面展开讨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从哲学、美学层面讨论生命意识、死亡意识与悲剧精神;二是从文学史角度考察不同时代作品中的生死想象;三是从具体作家作品出发,分析死亡叙事、苦难书写和生命意识。这些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生死母题不能仅停留在抽象命题层面,也应回到具体文本内部,考察作家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人物命运和语言形式建构生死母题。

莫言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中极受关注的对象。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盛赞:“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与潜力。明乎此,我们又怎能不油然而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之叹?”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感叹:“莫言在艺术的范畴里作出了最惊险、最具有观赏性和‘难度系数’最大的动作,这使他成为了最富含艺术的‘元命题’的、最值得谈论的作家。”⁷⁾与称赞之声结伴而至的,还有尖锐的批评之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建军直言:“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⁸⁾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之所以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葛浩文对作者

华文书局, 2015年, 231页。

6) 杨守森、贺立华主编,《莫言研究三十年》,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年, 83页。

7) 张清华,《叙事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59页。

8) 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8页。

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⁹⁾

激烈的争论意味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些年来的莫言研究已从生命意识、苦难叙事、死亡书写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形成了许多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对于‘生死’的相关讨论多附属于其他主题，或偏重‘生’与‘死’中的某一方面，尚未充分将二者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结构加以单独考察。因此，对莫言小说进行专题性的生死研究仍有必要。考虑到莫言小说创作时间跨度较长、作品体量庞大，本文选择《丰乳肥臀》作为研究对象。莫言曾说：“你可以不读我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我的《丰乳肥臀》。”¹⁰⁾ 本文认为，该小说密集呈现了生死事件，完整展示了生死意义消解与生成的过程，是莫言创作谱系中涉及‘生死母题’极具代表性的文本。

既有关于莫言《丰乳肥臀》的研究已经从魔幻现实主义、身体叙事、母性书写、苦难叙事等角度展开了大量讨论，生命、肉身、苦难与死亡等问题也时常被涉及。张志忠梳理了莫言从《枯河》《欢乐》到《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形象¹¹⁾，认为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经历了从“批判兼悲悯”到“歌颂与眷恋”的转变，《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呈现出了“伟大而平凡”的母亲形象，充分展现了她的母性，但这位母亲同样是具有“叛逆与颠覆意味的，与通常人们心目中女性的行为规范大相径庭”，他提到上官鲁氏的所作所为，是人类繁衍自身的需要，甚至也可以说是生物界的一种本能。这就为本文的‘生’提供了一个入口，‘生’不仅包含诞生与生存，也应包含作为母体的母亲与其中蕴含的母性，而‘生’的意义也不局限于人类，可以从更宏观的生物界角度去进行观察。

廖四平、乔昕从‘向死而生’的角度讨论上官鲁氏，并与余华《活着》主角

9) 顾彬(受访)，〈顾彬：中国小说缺少集中描写中国人心理〉，《华夏时报》2012年10月26日。原访谈为德国之声中文网〈顾彬：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2012年10月12日。

10) 莫言，〈我在美国讲的三本书——在科罗拉多大学科尔校区的演讲〉(2000年3月)，载《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2007年，37页。

11) 张志忠，〈莫言笔下的母亲与她的孩子们——从《枯河》到《丰乳肥臀》〉，《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195-205页。

福贵做了对比¹²⁾, 认为上官鲁氏与福贵同样拥有“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也要活着”的人生态度, 都诠释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哲理, 并认为福贵所承载的意蕴不如上官鲁氏丰富, 所以上官鲁氏的人物形象比福贵更加厚重。但是, “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也要活着”的态度本身, 并不能稳定通向‘向死而生’的哲理, 福贵之所以被认为是‘向死而生’的代表性角色, 主要是由于他在所有意义崩塌之后依然选择活着, 而上官鲁氏拥有宗教信仰, 且到生命的最后也有上官金童陪伴, 这就与‘活着’本身所展现的‘向死而生’出现了差异。将上官鲁氏与福贵放入同一个范畴中考察, 仍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这就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在‘向死而生’以外, 《丰乳肥臀》中的‘生’与‘死’展现了什么样的哲学意蕴?

魏家文则从比较视野考察莫言死亡书写, 认为莫言的死亡书写采用了“越轨”的笔致¹³⁾。文章认为莫言将死亡视为生命价值意义的最终实现, 自杀是人类特有的本领, 是人自我反思后的理性选择, 彰显了‘向死而生’的生命观, 并认为马洛亚牧师之死、三姐鸟仙上官领弟之死展现出一种“崇高美”。但是, 在《丰乳肥臀》的具体情节中, 马洛亚之死伴随着“鸟屎”的污秽化描写, 上官领弟坠死前没有任何铺垫, 死亡之后“像一只死鹅的脑袋”, 从情节安排、场景描写看来, 似乎是与“崇高美”有所偏差。如果将小说中的其他自杀与死亡片段综合来看, 不难发现莫言笔下的死亡拥有多种形态与象征意味, 不能一概而论之。

韩国学界对《丰乳肥臀》亦有持续关注。김미란以《蛙》的主要人物万心和《丰乳肥臀》的上官鲁氏为中心, 致力于揭露‘母性’背后的批判性, 这种批判性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层面¹⁴⁾。文章认为, 《蛙》中的万心“是加害者亦是

12) 廖四平、乔昕, 〈“向死而生”——论《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06-109页。

13) 魏家文, 〈莫言与沈从文的死亡书写比较论〉,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284-295页。

14) 김미란, 〈모옌(莫言) 문학의 생명의식과 모성, 그리고 비판성——《개구리(蛙)》와 《풍유비둔(豐乳肥臀)》을 중심으로〉, 《중국어문학지》59, 2017, 167-197쪽.

受害者”，对万心“母性的剥夺”实际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尖锐批判；而上官鲁氏几乎能够包容一切，却唯独将为了出人头地而抛弃家庭关系的五姐上官盼弟及其丈夫鲁立人“逐出家门”，这实质是对‘反人性’的官僚体制的批判，文章还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察了小说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该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不应仅在‘伟大’层面理解‘母性’，还应关注母性书写内部的压迫与承担。

이선옥则考察了《丰乳肥臀》的历史叙事¹⁵⁾，与大多数研究将关注重心放在上官鲁氏身上不同，이선옥将上官金童也纳入了考察范围。文章指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是通过‘吃’的经验展开的，以‘吃’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凸显了上官鲁氏的生命力。上官鲁氏不仅意味着女性意义上的母亲，更象征在时代苦难与历史暴力中承受苦难并存活下来的民众生命力。由此，上官金童被理解为“未能成为独立主体的现代中国人”的寓言性形象，展示出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依赖、软弱、失能的一面，因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负面象征意义的重要人物形象。文章指出，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延续了《红高粱家族》表现的旺盛生命力，但又呈现出与《红高粱家族》不同的面貌。

这之后，이선옥又从荣格心理学的原型论视角分析《丰乳肥臀》¹⁶⁾，其具体理论依据主要来自埃里希·诺依曼(Erich Neumann)关于女性原型与意识发生的阐释。文章提出，上官鲁氏主要承担‘母性乌洛波洛斯/伟大的圆’功能，同时也局部呈现‘伟大母亲’的善母亲与恐怖母亲两面；与之相对，上官金童则被理解为尚未成熟的自我意识原型。金童遭遇的女性本应承担阿尼玛功能，促使其脱离母性依附，走向独立人格，但这场意识独立之旅失败了，金童始终缺乏真正的主体行动能力，最终仍停留在‘伟大母亲’的怀抱之中。文章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颖且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上官金童象征着现代中国尚未成熟的自我意识，那么他的分离失败是否也意味着现代中国主体意识的发

15) 이선옥, 〈모옌 《풍유비둔(豊乳肥臀)》의 역사 서사〉, 《중국어문논역총간》 52, 2023, 53-81쪽.

16) 이선옥, 〈‘모성’에 갇힌 현대중국의 자화상—모옌 《풍유비둔(豊乳肥臀)》을 읽는 하나의 방법〉, 《중국문학》 126, 2026, 273-295쪽.

育困境?由此,作者将《丰乳肥臀》读作一幅“困于母性中的现代中国自画像”。이선옥的两篇文章在主题上一脉相承,启发本文在上官鲁氏之外,还应关注上官金童的境遇,并从苦难中的生命力这一角度去理解‘生’的意义。

总体来看,中国相关研究整体上更偏向于文本内部的生命书写和审美阐释,而韩国相关研究更侧重于文本背后的现代性批判和主体性反思。既有研究从生命意识、死亡书写、母性批判、原型批评等角度展开讨论,已经触及莫言小说中的生死问题,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探讨。

II. 人之生死的去崇高化

在相当多的传统伦理叙事、英雄叙事和宗教叙事中,人的生死经常被赋予某种庄严性。出生意味着生命开始和血脉延续,死亡则常常意味着命运完成与精神升华。然而在小说中,莫言并未将人的生死写成某种超然的存在,而是反复将人的生死与动物、昆虫和血污联系在一起。这种手法形成了《丰乳肥臀》独特的叙事机制,即对生死的‘去崇高化’,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1. 人的生死与动物生死并置。

莫言小说的动物书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张清华就曾评价莫言小说的动物书写“成为隐喻人类自己身上的生物性的一个角度”¹⁷⁾,魏家文提到:“莫言的动物书写,表面上关乎的是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实际上关乎的是生命伦理这一深层问题。”¹⁸⁾在莫言笔下,人的生死往往伴随着动物的生死。

17) 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62页。

18) 魏家文,〈莫言与沈从文的动物书写比较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62页。

在小说重要的开篇部分，驴的生产就与人的生产形成了一组对照，上官鲁氏正在分娩，家中的驴同时也在分娩，甚至驴受到的照顾要比上官鲁氏还要多，上官鲁氏的婆婆上官吕氏说：“公公和来弟她爹在西厢房给黑驴接生，它是初生头养，我得去照着。”¹⁹⁾于是上官鲁氏只好自行分娩。分娩的过程也是十分相似，人与驴同样难产，家族先是请来樊三爷为驴接生，后再请来孙大姑为上官鲁氏接生，人的分娩就与动物生产放置在了同一个生命繁殖的序列之中。如此，小说使人的生命呈现出与动物生命相似的自然属性和生理属性。

死亡也是类似的情况。在火龙桥之战中，是金黄色小马的死亡“她看到那匹小马突然间四分五裂”²⁰⁾揭开了战斗的序幕，并且在战斗过程之中夹杂着马的死亡：“花马的额头上冒起一股红烟”“河水中央倒着一匹白马”²¹⁾等等，在这个场景中，人的战争与动物的死亡交织在一起，人与动物共同承担着暴力所造成的后果。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多处，例如在虎狼队与德国人的战斗中有蒙古马被凉水炸破了肺，上官金童在离开老金后被狗群包围，“一只突然窜出来的黄牛犊做了上官金童的替死鬼”²²⁾等等。小说没有将人的死亡孤立为一个高于其余生命的悲剧事件，而是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生命共同体之中，使人与动物一同暴露在战争和暴力的摧残之下，共同呈现出生命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性。

2. 人的生死的污秽化书写。

对莫言‘审丑’的批判屡见不鲜，“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也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²³⁾，对《丰乳肥臀》也有

19)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5页。

20) 同上，34页。

21) 同上，37页。

22) 同上，520页。

23) 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2页。

“《丰》(即《丰乳肥臀》)可谓其审丑意识的集大成之作”²⁴⁾的批评。《丰乳肥臀》中的确存在大量不美好之物,而由于生死本就伴随痛苦血腥的体验,这些丑陋之物又密集出现在了生死书写之中,本文无意全面评价莫言审丑书写的得失,但关于生死的污秽化书写,还是应该从叙事功能与思想指向加以观察。

上官鲁氏在分娩时“肚皮可怕地痉挛着,鲜血从双腿间一股股冒出来”²⁵⁾,这里的出生场景,无法感受到希望与温情,唯有肉体撕裂伴随的剧烈疼痛。三姐鸟仙分娩后“他们头上光秃秃的,像煞两个清油油的小葫芦。他们咧着嘴哭,样子很可怕,我莫名其妙地感到这两个东西的身上很快就会覆满鲤鱼一样丰厚的鳞片”²⁶⁾,新生命非但没有被赋予纯洁高贵的意象,反而陌生、可怕甚至带有异化感。此外,上官鲁氏生下想弟之后,“新生婴儿的眼窝里和耳朵眼里,蠕动着细小的蛆虫,那是绿头苍蝇们白天播下的卵块”²⁷⁾。新生儿本应象征生命开始,但在这个场景中,生命一出现就与蛆虫、苍蝇和腐败发生联系,使‘生’从一开始就带有死亡的阴影。

如果说‘生’已经伴随着污秽,那么‘死’更是与污秽密不可分。马洛亚牧师跳下钟楼自杀时“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倒栽在坚硬的街道上。他的脑浆迸溅在路面上,宛若一摊摊新鲜的鸟屎”²⁸⁾,牧师本来是宗教人物,他的死亡在传统叙事中本应具有某种神圣意味或悲剧意味,但莫言却用“鸟屎”来比喻迸溅的脑浆,这种比喻就消解了宗教人物死亡本应具有的神圣光环,使死亡重新呈现为肉身破碎的现场;司马库组织抗战胜利庆典,章家的大儿子章钱儿“吃喝过多,撑死在大街上,当人们为他收尸时,酒和肉便从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喷出来”²⁹⁾;在营蛟龙河农场,龙青萍自杀“她的身体便像一颗定时炸弹

24) 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75页。

25)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8页。

26) 同上,174页。

27) 同上,609页。

28) 同上,80页。

29) 同上,181页。

一样爆炸了，她身上的皮肉化成粘稠的糖浆一样的液体，污染了足有半亩水田”³⁰⁾，鲁立人身死“侦察科长捂着鼻子，绕过鲁立人腐败变质、吸引着成群苍蝇的尸首”³¹⁾等等，在这些场景中，死亡回归了肉身本体，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抽象的死亡概念在这里成为了身体毁坏的现实场景。

3. 人的生命存亡的偶然化。

在动物并置和污秽化书写之外，《丰乳肥臀》还通过生命存亡的‘偶然化’，进一步消解了生死叙事的崇高感。上官鲁氏九个孩子的出生，正体现了生命诞生的偶然化。按照传统家族伦理，子女出生本应来自稳定的婚姻关系，并常常被赋予血脉延续、家族希望和伦理合法性的意义。然而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的大女儿、二女儿是与姑父于大巴掌所生，三女儿是与外乡卖鸭人所生，四女儿的父亲是青年郎中，五女儿的父亲是卖肉为生的高大骡子，六女儿的父亲是天齐庙里的俊俏和尚，七女儿是被四个败兵强迫生下的，八女儿与上官金童则是与马洛亚牧师所生。她们的出生并不是家族伦理自然展开的结果，而是生育压力、肉身欲望和战争暴力共同作用的产物。由此，生命的诞生被从‘血脉延续’的传统庄严叙事中剥离出来，呈现为混乱而被动的失序过程。

小说中的死亡同样大量呈现为偶然化死亡。上官金童与上官玉女刚刚出生，他名义上的父亲上官寿喜与爷爷上官福禄就被日本人杀死了，为姐弟二人接生的孙大姑也被杀；沙月亮被俘之后，“我们冲进东厢房，看到沙月亮悬挂在梁头上”³²⁾；公审大会上，司马库的一对女儿司马凤与司马凰被判处死刑，先后被上官鲁氏、大姐保护，又经历一些波折，本以为能保住性命，却又忽然间被枪决了；盛大的雪集之后，将上官金童选为“雪公子”的门圣武老道，小说形容为“村民们心目中半人半仙的高士”，突然间被逮捕并处决，“三

30) 同上，433页。

31) 同上，432页。

32) 同上，167页。

个月……特务门圣武被枪毙在县城断魂桥边”³³⁾。即便是小说中的重点人物，也难逃偶然化死亡的命运。三姐鸟仙在司马库与巴比特进行飞人试验后坠崖而死；六姐上官念弟与丈夫巴比特被黑脸寡妇在山洞中炸死；沙枣花为了证明自己司马粮的爱，从大厦上跳了下去。这些死亡并不服务于明确的道德报应，也不需要完成某种英雄叙事，而是在情节推进中骤然发生。

在去崇高化之后，《丰乳肥臀》中的生死不再天然具有传统叙事中的庄严性。由此，小说进一步呈现出生之苦痛与死之荒诞的生死经验。

Ⅲ. 苦痛的‘生’与荒诞的‘死’

如果说‘去崇高化’主要揭示的是莫言生死书写的叙事机制，那么本部分则继续追问：这种书写方式背后呈现出怎样的生死经验？

1. ‘生’的苦痛

2000年，莫言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³⁴⁾李茂民评价《丰乳肥臀》“实现了对于宏大历史叙事的超越，开始把个体的生命苦难作为叙事的主题和目的”³⁵⁾，苦难叙事是一种叙事机制，具体到生命经验层面就表现为‘生’的苦痛。小说中，‘生’的苦痛体现在三个层面：诞生之苦、生存之苦与母性之苦。

所谓诞生之苦，就是生命的诞生总伴随着母亲身体的撕裂、血污和疼

33) 同上，311页。

34) 莫言，〈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2000年3月)，载《什么气味最美好》，海口：南海出版社，2002年，206页。

35) 李茂民，〈论莫言小说的苦难叙事——以《丰乳肥臀》和《蛙》为中心〉，《东岳论丛》2015年第12期，94页。

痛，这一点在第二章第一、二小节已有所体现。生存之苦，则意味着人并没有能够进入安稳生活，而是立刻被生存危机、家族伦理和时代动荡裹挟。其中一个典型人物是上官金童—上官鲁氏同样经受了诸多苦难，但其中相当一部分苦难来自子女，相较而言，上官金童经历的苦难就更加纯粹，更能在个人经验层面加以体现。他自出生开始就被卷入动荡的历史之中，即便有着上官鲁氏的庇护，他也依然承受了大量苦难，若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大致可以概括为：死婴降世之苦³⁶⁾、针扎坠盆之苦³⁷⁾、辣椒抹乳之苦³⁸⁾、失乳绝望之苦³⁹⁾、磨坊囚牢之苦⁴⁰⁾、逃亡归家之苦⁴¹⁾、母亲改嫁之苦⁴²⁾、学校霸凌之苦⁴³⁾、审讯受刑之苦⁴⁴⁾、生父自卑之苦⁴⁵⁾、娜塔莎相思之苦⁴⁶⁾、农场饥饿之苦⁴⁷⁾、龙青萍强迫之苦⁴⁸⁾、亲友逝世之苦⁴⁹⁾、戴帽批斗之苦⁵⁰⁾、劳改服刑之

36)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8-50页，上官金童以死胎出生又被杀死亲人的日本兵所救活。

37) 同上，67-78页，上官金童被衣服上的缝衣针刺痛、鸟枪队闯入教堂施暴到上官金童坠盆的情节。

38) 同上，168页，上官鲁氏为了上官金童断奶而往乳房上抹辣椒。

39) 同上，172页，上官金童由于母亲坚决断奶而痛苦绝望乃至进河寻死。

40) 同上，221页，爆炸大队战胜司马支队后将上官金童一家关押在磨坊中。

41) 同上，269-297页，上官金童一家响应区政府号召向东北方向逃难，期间遭遇大雨、严寒与战争，最后终于又返回家乡。

42) 同上，320页，寡妇改嫁运动中，上官金童由于母亲将要改嫁给司马亭而深感痛苦的情节，虽然最后未能改嫁。

43) 同上，332-346页，上官金童被巫、郭、丁、魏四人霸凌欺侮，还包括在学校得罪杜笋笋被当成仇敌的情节。

44) 同上，355-358页，公安为了逼迫司马库自投罗网而对上官金童一家“用刑”的情节，尽管“用刑”真假难辨，但确乎是将上官金童一家吊了一节课的时间。

45) 同上，374页，上官金童得知自己的生父是马洛亚牧师而觉察自己是“杂种”，从而自卑到“吞金自杀”。

46) 同上，380-386页，上官金童看到娜塔莎照片导致恋乳厌食症复发，投河险死又与捉鬼大王马山人发生冲突。

47) 同上，413页，上官金童到国营蛟龙河农场工作之后，便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48) 同上，426页，上官金童被龙青萍强迫，龙青萍察觉上官金童没反应后开枪自尽，后上官金童同尸体行房。

49) 同上，435页、438页，霍丽娜是上官金童的朋友，乔其莎是他的七姐，两人先后

苦⁵¹)、刑满重病之苦⁵²)、老金抛弃之苦⁵³)、失业落魄之苦⁵⁴)、精神病院整治之苦⁵⁵)、婚姻失败之苦⁵⁶)、母亲离世之苦⁵⁷)。横向来看,上官金童的苦难是多方面的,既来自于外部施加,也来自于情感纠葛,还来自于自身性格与主体能力的缺失;纵向来看,苦难贯穿了其人生的全过程,即便有短暂的安逸与起势,最终也会落向更深沉的苦难。上官金童不是孤例,在他以外,上官家族的成员也都饱受苦难,而在上官家族以外,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同样也在经历苦难,鲜有幸福富足的面貌——小说中,生存之苦是常态。

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母性之苦。生存之苦重在个体求生之难,母性之苦重在母亲承担之重,正如莫言在作品扉页中写下的文字:“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⁵⁸)小说中,上官鲁氏的母亲形象是极为突出并得到重点塑造的人物形象,她既是生命的孕育者,也是苦难的承受者;既是家族延续的核心,也是在历史暴力和家族伦理中被压迫的对象。为了消除家庭所施加的生育压力,她不得不与不同男性完成生育,但还是由于没能生下男孩而经历屈辱与磨难,“自从第四个女儿出生之后,根本没有‘坐月子’这码事了。死了吧,她想,活着也是遭罪,自己把自己作腾死吧!”⁵⁹)“上官念弟呱呱落地,

在饥荒中丧命。

50) 同上, 449页, 上官金童被红卫兵以“杀人奸尸犯”的名号进行戴帽批斗。

51) 同上, 460页, 乔其莎记录上官金童与龙青萍情事的日记被发现, 上官金童未经审讯便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并服刑。

52) 同上, 475页, 上官金童刑满释放回家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

53) 同上, 495页, 上官金童在母亲的鼓励下找到独乳老金成为她的“干儿子”, 最后被扫地出门。

54) 同上, 512-523页, 上官金童入职耿莲莲的东方鸟类中心, 因没能争取到投资而失业, 在失业后遭遇骗钱、抢劫, 差点被野狗群攻击。

55) 同上, 524页, 上官金童因头撞玻璃、毁人模特, 被送入精神病院整治三年。

56) 同上, 548-563页, 上官金童在司马粮的资助下成为“独角兽乳罩大世界”的董事长后, 与汪银枝进行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被拿走公司、被软禁与被“绿帽”, 最后以三万元签署离婚协议。

57) 同上, 573页, 上官鲁氏离世。

58) 同上, 扉页。

59) 同上, 604页。

婆婆看到又是个女孩，二话没说，提起她的两条小腿，就要放到尿罐里溺死。”⁶⁰⁾七姐上官求弟出生之后，“这个气疯了的小男人，恨恨地跑出去，从铁匠炉里夹出了一块暗红的铁，烙在了妻子的双腿之间。”⁶¹⁾同时，上官鲁氏还承担着哺育的痛苦，上官金童在出生之后直到七岁都只喝母乳，“母亲坚决地说：难道你忍心把我吸成干柴？啊，金童？”⁶²⁾，饥荒时，母亲到磨坊做工，用胃吞咽粮食，到家后再吐出来哺育儿女，“母亲的肚子成了口袋。只要一跪在木盆边，一低头，勿用再探吐，粮食便全倒出来了。鸚鵡韩胖了，八姐你皮下有了单薄的脂肪，母亲却瘦了，母亲的胃已经盛不住任何东西了。”⁶³⁾这段描写极其震撼，母亲的身体变成了储粮的器具，她的胃失去了正常消化功能，变成了能令后代活下去的‘粮袋’，母亲在养育过程中所承受的苦难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死’的荒诞

张军早已指出《丰乳肥臀》中存在着一一种“生存的危机与意识的危机”⁶⁴⁾，周梦娜、肖薇又进一步论证了莫言小说的荒诞叙事，提出“对荒诞的揭示逐步涵盖了历史、现实、人性乃至死亡”⁶⁵⁾。在《丰乳肥臀》中，荒诞的色彩尤其体现在死亡之上，所谓荒诞之死，是指死亡与意义之间发生断裂，死亡不再遵循庄严、有序和意义明确的传统模式。

首先是死亡的突然性，如果说前文的偶然化侧重于生死事件的发生机制，那么这里的突然性则更强调死亡关联的叙事过程：死亡常常在缺乏铺垫

60) 同上，612页。

61) 同上，614页。

62) 同上，168页。

63) 同上，624页。

64) 张军，〈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文艺争鸣》1996年第3期，80页。

65) 周梦娜、肖薇，〈论莫言小说中的荒诞叙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5期，114页。

的情况下猝然降临。司马库在谷场播放露天电影，随后独立纵队十七团与司马支队的战斗就突然爆发，人员伤亡伴随而来；俊俏活泼、人见人爱的马童，在村落里认了许多个干娘，却忽然因为盗卖子弹被枪决；四姐上官想弟去世之后，“蛟龙河农场的八个右派，轮着班，用一扇门板，把上官盼弟的尸首抬到了我家大门外”⁶⁶⁾，五姐上官盼弟就这样死了。死亡的突然性强化了生命的脆弱感，也使小说中的世界呈现出一种不可靠、不安定的状态。

其次是死亡的反高潮特征。在传统叙事中，重要人物之死往往伴随着较为完整的情绪铺垫、死亡过程描写和后续反应，由此形成叙事高潮。然而在《丰乳肥臀》中，大量重要人物的死亡显得潦草且突兀。大姐上官来弟，在与鸟儿韩打死丈夫孙不言后被判处死刑：“上官来弟被枪毙后不久，上官家又接到一张报告鸟儿韩死讯的通知书。他在被押赴服刑地旅途中，企图跳车逃跑，被火车轮子轧成了两半。”⁶⁷⁾二姐上官招弟同样是在战斗过后“她的脸雪白，嘴大张着，形成一个黑洞，二姐死了”⁶⁸⁾。这种反高潮的写法，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死亡叙事中常见的仪式感和完整性，人物生命的终结并未获得与其经历相称的叙事重量，也没有形成足以安顿死亡意义的哀悼空间。

最后是死亡带来的意义失落。逃难路上，剃头匠王超的小推车被征用，独臂人指导员给王超写了征用的纸条，表示王超之后可以向县长鲁立人要求赔偿一辆新的，上官鲁氏做了见证。纸条象征着某种未来的可能，事实上给予了王超一些‘生’的意义。然而紧随其后的冬雨之中，“我们在山脚下一棵橡树上，看到了剃头匠王超的尸首”⁶⁹⁾，王超已经将自己吊死在树上。这样一来，前面情节所建立的‘未来意义’便不复存在。

沙枣花与司马粮的情感暗线贯穿小说大半，两人重逢之后，沙枣花为了证明自己是处女，从桂花大楼跳了下去，“沙枣花委屈的身体像一条小死狗，摊在水泥地面上”⁷⁰⁾，司马粮也随着沙枣花跳了下去，但却落在冬青树冠里没

66)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50页。

67) 同上，412页。

68) 同上，229页。

69) 同上，282页。

有死。这个场景极具荒诞性，沙枣花的死亡本来意在证明爱情和贞洁，带有殉情的色彩，但莫言却用“像一条小死狗”这样的比喻，令死亡场景显得难堪且草率。同时，司马粮跟随跳楼却偶然生还的结局，也加剧了整个事件的错位感，传统殉情叙事中的浪漫氛围与崇高意味被消解了。

生是苦痛的，死也难以带来解脱，这是小说人物普遍存在的状态。在觉察到这种生死无价值所伴随的虚无感与空洞感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随之展开：生死是否真的无意义？

IV. 生死意义的重新生成

尽管小说展现出‘生之苦痛’与‘死之荒诞’的生命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的生死书写就完全落向虚无，苦痛之‘生’反而彰显生命韧性，荒诞之‘死’也能重拾价值与尊严。

1. 苦痛之‘生’的意义重建

关于莫言作品生命力的关注由来已久，陈晓明评价道：“他把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的历史沉思改变为生命强力的自由发泄，使历史、自然与人性被一种野性的生命状态绞合在一起，使当代中国小说从思想意识到文体都获得了一次自行其是的解放。”⁷¹⁾具体到《丰乳肥臀》，小说中固然有大量与死亡相关的情节，但就上官家族及其核心人物的命运来看，人物很难死于常规的生老病死或是物质匮乏，而大多是在战争、暴力、情感绝境中被迫终结。上官吕氏便是这种顽强生命力的极端例子，她早已衰老、疯癫，却一直拖着残破

70) 同上，568页。

71)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三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36页。

的生命存在于家族内部,直到在争执之中被上官鲁氏误杀。尽管这种近乎肮脏的生存方式没有任何崇高与美好可言,但却充分展现了普遍存在于小说人物之中的强悍生命力。跟随区政府逃难时,寒冷与饥饿将人的生存境况逼到极限,但人物依然本能地保护子嗣、争夺口粮,拖着疲惫的躯体艰难前进,此时的‘生’,已脱离了体面与理性,成为了一种‘不肯死’的原始冲动。‘生’的意义由此得到了第一层重建:饥寒交迫之中,人性与兽性在交锋,为了对抗死亡,人物撕下文明的面具,让野蛮的兽性主导身体。这种渴望生存的原始兽性,也由此成为小说赋予‘生’之意义的坚实底座。

其次,‘生’的意义还体现在上官鲁氏由生育走向养育的转变过程之中。上官鲁氏生下九个孩子,最初并不完全出于传统伦理意义上先验神圣的母爱。她承受着家庭施加的传宗接代压力,也在屈辱、反抗和报复心理中一次次进入生育过程。但是,上官家的男人丧命于日军之手,婆婆上官吕氏受到刺激后发疯,上官鲁氏不得不独自养育子女,期间她既要面对贫穷、饥饿与战争带来的威胁,还要承受子女情感问题产生的后果。在战乱年代,孤身一人养育九个孩子,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但上官鲁氏却依然选择尽力将子女养大成人。在这个过程中,上官鲁氏的行为由‘被动繁衍’转变为了‘主动养育’,从最初的生理事实逐渐发展为一种伦理承担。

此外,上官鲁氏的养育并不止于自己的儿女。随着家族关系不断延展,沙枣花、司马凤、司马凰、大哑、二哑、鹦鹉韩等孩子,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入她的庇护范围。她原本也想过把一个孩子送人,以减轻家庭压力,但最终又无法真正割舍,在大女儿上官来弟将她与沙月亮的女儿也送来时,上官鲁氏一度崩溃。她先是大骂“你们只管生不管养”,随后念叨:“你们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我一个人,让我怎么活?一窝张着口等吃的红虫子,主啊,天老爷,扔下我一个人,让我怎么活?”她决定将女婴送人,结果“把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女婴放在教堂门口,逃命似的往家跑,但仅跑了十几步,她就迈不动腿了。女婴杀猪般的哭号声像一条无形的绳子,把母亲扯住了……”⁷²⁾母

72)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30页。

亲还用比乳汁更加震撼的‘胃袋’方式哺育了鸚鵡韩。小说中，母亲哺育子女的行为，经常与‘鸟’的意象相关联，而通过胃袋将粮食带回家，这样的画面与自然界中雌鸟哺育雏鸟几乎一致。正是在这样令读者不忍卒读的动物性画面中，莫言将母性从抽象的伦理赞美中脱离出来，还原成以身体损耗为代价的生命庇护行为。在亲缘关系之外，上官鲁氏还将关爱延伸到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身上。她被红卫兵游街示众时，看到房时仙掉进池塘，不计前嫌(房时仙曾因母亲捡红薯而扇过她耳光)地伸出援手，甚至将棉袄裹在了对方身上。由此可见，上官鲁氏所保存的不只是自己的血脉，而是在苦难世界中一切仍需被护佑、救助的弱小生命。

2. 荒诞之‘死’的意义重建

“死亡的审美价值从根本上说，便在于人类怎样利用自由意志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和困顿。”⁷³⁾在具体的死亡叙事中，莫言借助人物濒死之际的行动、言语和场景氛围，将死亡情节转化为生命意义集中展现的载体。

首先，死亡的意义通过临终决绝得以重塑。樊三大爷之死便是典型例子。去县城逃荒的路上，樊三大爷举着自己燃烧的皮袄为难民照亮路径，最后“樊三大爷死在通红的朝阳里”⁷⁴⁾。这一死亡之所以具有力量，不仅因为它构成了叙事情绪的高潮，更因为樊三大爷完成了一场悲壮的自我献祭，他用燃烧自身的方式照亮他人，这种舍己为人的牺牲行为抵抗了其余‘荒诞之死’带来的虚无感，生命在终结的一瞬获得了崇高的精神重量。

司马库之死则展现了另一种意义重建。司马库最终被捕，在执行枪决时，他“直视着那些黑洞洞的枪口，脸上浮起冰一样的微笑”，随后大叫道：“女人是好东西啊——”⁷⁵⁾然后步入死亡。司马库这个人物本身充满复杂性，他既有野性和欲望，也有豪气和生命力。“女人是好东西啊——”这句话看似粗

73) 陆扬，《死亡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页。

74)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27页。

75) 同上，370页。

俗,甚至带有明显的欲望色彩,但它与《丰乳肥臀》中关于女性身体、繁衍力量和生命本能的书写密切相关,又展现出一种高昂狂放的内在生命力。此处的司马库之死,更与后文母亲对上官金童的恨铁不成钢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已经不需要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子,我要的是像司马库一样、像鸟儿韩一样能给我闯出祸来的儿子,我要一个真正站着撒尿的男人!”⁷⁶⁾

四姐上官想弟之死则将死亡意义导向亲情与记忆。她在病死之前,“把那些记忆中的宝贝,一件一件往外摸着,一边摸一边说,都拿去吧,娘,不用愁,有这个咱还愁什么”“这个脖脖锁,是专为金童打的,让他带上,长命百岁”,她最后说:“我的琵琶……让我……弹个曲……给你们听。”⁷⁷⁾四姐临死前所摸出的宝贝,其‘实在物品’早就被夺走了,她摸出的是一生记忆、情感和牵挂的凝结。她想弹琵琶,说明她在死亡前仍试图保留属于个人生命的美好。

其次,死亡的意义还在精神余韵中得以绵延。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母亲上官鲁氏之死。在小说中,上官金童是亲历者与讲述者,而上官鲁氏则是将整部作品联系起来的中心人物。她经历了生育、饥荒、战争、丧子、屈辱和衰老,支撑着整个家族的延续,人物形象鲜明且深刻。按常规叙事逻辑,如此重要的人物在死亡时本应获得浓墨重彩的正面描写。但是,上官鲁氏在同上官金童去过教堂之后,随后便悄无声息地死去了,小说这样写道:

母亲双手扶着膝盖,端坐在小凳子上,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一丝风儿也没有,满树的槐花突然垂直地落下来,好像那些花瓣儿原先是被电磁铁吸附在树枝上的,此刻却切断了电源。纷纷扬扬,香气弥漫,晴空万里槐花雪,落在母亲的头发上、脖子上、耳轮上,还落在她的手上、肩膀上、她面前栗色的土地上……阿门!⁷⁸⁾

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母亲死亡的具体场景,而是通过静坐、闭眼、槐花

76)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484页。

77) 同上,450页。

78) 同上,573页。

垂落和“阿门”形成一种安静的仪式感。与前文中大量血污、脑浆、腐尸、苍蝇的死亡描写相比，上官鲁氏之死显得安宁、洁净，甚至带有某种宗教的神圣感。满树槐花垂直落下，像是天地为母亲举行的一场无声葬礼。

随后，在小说的最后，“在沼泽地边缘一块潮湿的草地上，上官金童草草地掩埋了母亲的遗体”⁷⁹⁾。从“槐花雪”的诗意场景，到“草草地掩埋”的简略交代，莫言避免了对母亲死亡过程的正面铺陈，而是用留白的方式进行处理。这种静默而克制的退场，恰恰让死亡脱离了具体叙事的实体局限，转而化作一种弥散于整个文本的精神余韵。《丰乳肥臀》以上官鲁氏的分娩开始，又以上官鲁氏的死亡收束，小说中的生死书写就此形成一个完整闭环。

V. 从生死书写到生死哲学

《丰乳肥臀》中的生与死展现出丰富又复杂的形态，而无论是生死的苦痛与荒诞，还是生死意义的再生成，都在指向同一个精神内核——某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生命理解。这种理解与既有生死哲学存在多重呼应，同时也在莫言的文学叙事中发生了明显转变。

1. 与既有生死哲学的呼应

首先，《丰乳肥臀》的生死书写与中国传统生命哲学中的‘生生观’形成呼应。《周易·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⁸⁰⁾，《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⁸¹⁾，均将‘生’视为天地运行与万物化育的根本精神。这里的‘生’超越了个体生命出生的范畴，是指生命不断生成、延续和更新的过程。《丰乳肥臀》

79)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653页。

80) 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23页。

81) 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09页。

同样是将生命的生成与延续置于叙事中心。小说反复书写家族繁衍和生命延续,其范围不止于人,还拓展到了动物,以一种更宏观、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生命在苦难中的生生不息。尤其是上官鲁氏这一人物,她既给予了切实的‘生’以子女,也为其他弱小生命提供了‘生’的可能。由此可见,《丰乳肥臀》与传统‘生生观’都关注生命的发生与延续,将‘生’视为世界运行和生命存在的根本力量。

其次,《丰乳肥臀》也与佛教‘苦’的生命观存在相通之处。佛教生命观中,‘苦’是理解人生处境的核心概念。佛教的核心要义‘四圣谛’以苦谛为首,《大般涅槃经》将“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以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受阴苦”⁸²⁾都纳入‘苦’的范围。在佛教‘苦’的生命观中,‘苦’是生命在无常、欲望与死亡制约下所呈现的基本存在状态,人在世上总要受‘苦’。《丰乳肥臀》对生命处境的书写,与这种佛教‘苦’的生命观具有明显呼应。小说中的人物从出生开始,就被卷入饥饿、战争、政治动荡和家庭伦理之中,个体绝难按照自己的意愿展开人生——上官家族的女性经历着离散、屈辱和死亡,男性人物也难以避免被欲望、暴力和时代所裹挟。由此可见,《丰乳肥臀》中的‘苦’带有整体性的生命意味,它贯穿在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中,呈现在情感、欲望等方方面面,人物切实经历了“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求不得”等‘苦’的人生处境,展示了生命在‘苦’中不得自在的基本状态。

再次,《丰乳肥臀》中的生死书写与现代荒诞哲学也存在呼应。加缪(Albert Camus)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以自杀问题作为荒诞哲学的入口,深入探讨了人类、世界与荒诞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加缪所说,荒诞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⁸³⁾,即‘荒诞’的实质,是人的需求与世界无回应状态之间的矛盾。小说中,八姐的自杀,是她呼唤解脱、呼唤减轻母亲的苦痛,但这世界却报之以沉默;沙枣花自杀,是由于她呼唤司马粮的爱却不得,究其原因,恰恰是司马粮不相信沙枣花在这个时代还能保有处

82) [北凉]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4页。

83) [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34页。

子之身，世界再次选择缄默。此外，小说中涉及的其他自杀，比如马洛亚的自杀、三姐鸟仙的自杀、沙月亮的自杀等等，都可以被纳入“人类、世界与荒诞”的三角关系中加以理解。人物对爱、意义和尊严的追寻不断落入无回应的现实之中，如此，《丰乳肥臀》的生死书写就显现出现代荒诞哲学的意味。

2. 对既有生死哲学的重构

《丰乳肥臀》虽然与‘生生观’‘苦’的生命观和现代荒诞哲学形成呼应，但却并未止步于阐述这些哲学命题，而是对既有生死哲学进行了文学化重构。

这种重构首先表现为对‘生生观’的重新理解。《周易·系辞下》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⁸⁴⁾这一表述将天地运行、男女繁衍与万物生成联系起来，体现出传统生命哲学对于‘生’的宏观理解。而《丰乳肥臀》同样关注生命的发生与延续，但小说将叙事焦点转向更具体的个人经验，尤其是转向了上官鲁氏这一母性个体。小说关注的重点不再停留于“男女构精”的繁衍层面，而是进入生命从母体中诞生、被母亲哺育和保存的具体过程。‘生生’从宏观的天地化育转入微观的母体经验之中，生命延续由此呈现为一个母亲以身体承受疼痛、以乳汁维系子女、以忍耐保存弱小生命的过程。

小说还改变了传统‘生生观’中较为积极、圆满和崇高的意义色彩。传统生生观强调生命的不断生成与延续，带有‘生生不息’的价值倾向；但是在小说中，‘生’始终伴随着血污、屈辱和牺牲。莫言将‘生’从抽象的生命礼赞中拉回到具体的肉身现场，使生命延续显露出真实而痛苦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生’也没有形成稳定而圆满的代际延续。上官鲁氏生育并庇护了大量生命，但上官家族的主要人物大多以死亡作为结局，大哑、二哑、司马凤、司马凰、沙枣花等后代也未能继续留下新的生命，即便是跳楼生还的司马粮，小说中也没有其留有子嗣的表述，‘生’与‘生’之间发生了断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中的‘生生观’展现出新的文学面貌——既指向生命的顽强发生，也揭

84) 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17页。

示出隐藏在生命背后的疼痛、牺牲和中断。

其次,小说使佛教‘苦’的生命观获得了现实化的文学呈现。在佛教生命观中,‘苦’被纳入修行与解脱的道路之中。苦谛使人认识人生无常、欲望牵缠与生死逼迫,集谛、灭谛、道谛则进一步指出苦的来源、止息以及离苦之路。由此来看,佛教中的‘苦’具有彼岸指向,人通过认识苦、体悟苦、修行苦,最终可以走向离苦与解脱。《丰乳肥臀》中的苦难则始终停留在现实世界内部。上官鲁氏及其家族所承受的苦难,并未通向宗教意义上的超脱,也很少获得精神上的安顿。人物在苦难中继续生活、继续养育、继续承担,苦难成为他们无法离开的现实处境。由此,佛教生命观中具有修行意味和彼岸指向的‘苦’,在小说中转化为乡土生活、家族伦理和历史压力中的现实之苦。

同时,小说还扩展了‘生苦’的表现主体。佛教八苦中的生苦,通常指生命诞生本身所伴随的痛苦,强调众生入胎、出胎以及来到世间时所经历的逼迫与痛苦,其关注重心多落在新生生命自身。莫言则将‘生苦’的重心进一步推向母亲,小说中的‘生’不仅包含新生命来到世间时的血污、危险和脆弱,也包含母亲在分娩、哺育和保存生命过程中承受的身体撕裂、乳汁耗损、饥饿折磨和精神重负。由此,‘生苦’不再只是出生者的苦,也成为生育者与养育者的苦。莫言通过上官鲁氏的身体经验,把‘生’的痛苦从生命诞生的一瞬间延伸到漫长的母性承担之中,使‘苦’的生命观获得了更具体、更沉重的文学形态。

再次,小说中的自杀书写呈现出不同于荒诞哲学的面貌。加缪讨论荒诞时以自杀为入口,但结论并不支持自杀。对他而言,人生缺乏终极意义,反而要求人继续活着,在清醒中尽可能获得生命经验。可是在小说中,自杀情节不断出现,许多人物面对痛苦、孤独和现实压迫时,都选择以死亡作为终结。八姐、沙枣花、马洛亚、沙月亮等人物的自杀,都说明荒诞没有成为持续生活的力量,而是转化为退出世界的冲动。即便是上官鲁氏,也在现实苦难难以解决之时,将希望转向‘上帝’这一超越性存在,试图在非理性的信仰中寻找精神安顿,这种选择也与加缪所说的‘哲学性自杀’形成对照。

小说中的荒诞经验也与荒诞哲学中的‘反抗’与‘幸福’命题形成差异。加缪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我反抗,故我存在”,二是“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

幸福的”。这意味着人在荒诞之中仍然可以通过反抗确认自身存在，也可以在无望的重复中获得某种清醒的幸福。然而在小说中，许多人物虽然活着，却很难真正呈现出这种反抗姿态，以上官金童为例，他贯穿小说始终，见证了家族兴衰、母亲受难、姐妹死亡和时代变迁，却没能承担起改变处境或确认自我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活着’带有明显的沉重感，人物在苦难中延续生命，却难以从这种延续中获得加缪式的自由、反抗或幸福。

VI. 结论

《丰乳肥臀》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家族兴衰史，也是一部沉甸甸的生死书。在这部小说中，莫言反复书写分娩、哺育、苦难和死亡，借助一个个具体人物的身体经验与命运际遇，对生命为何诞生、如何延续以及死亡是否仍能保存意义等问题展开追问。由此，《丰乳肥臀》中的生死书写超出了单纯的苦难叙事，也超出了家族史和历史叙事，指向一种关于生命存在的文学化思考。

具体而言，小说通过人与动物并置、污秽化书写和偶然化安排，削弱了传统生死叙事中的崇高感，使人的生命被放回自然、肉身和暴力之中。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呈现出‘生’的苦痛与‘死’的荒诞：生命的诞生伴随着血污、疼痛和母性重负，死亡则常常表现为突兀、潦草和意义断裂。与此同时，小说又在顽强求生、母性承担、临终行动和死后回响中重新生成生死意义。由此，《丰乳肥臀》的生死书写既与传统‘生生观’、佛教‘苦’的生命观和现代荒诞哲学形成呼应，也将这些哲学命题转化为具体的身体经验、家族命运和乡土现实。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宗教叙事的权威逐渐松动，历史叙事所提供的意义承诺也遭遇危机，‘我们为何而活’再次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在哲学家作出回应的同时，作家也以文学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丰乳肥臀》中的生死

书写,最终都在指向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坚韧的生命本能与顽强的肉身力量。这种内核表现为母亲本能般的无私庇护,也表现为如同蝼蚁般不屈不挠的求生渴望。由此,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为‘为何活着’的哲学困境提供了一个独具张力的文学回答:倘若人最终难以从宗教、历史或理性秩序中获得确定的生命意义,那么生命仍可以退回到最原初的肉身层面,在纯粹的求生本能与生命承担中,重新确立自身存续的理由。

<参考文献>

莫言,《丰乳肥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

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海口:南海出版社,2002.

莫言,《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杨守森、贺立华主编,《莫言研究三十年》,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2).

李斌、程桂婷编,《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顾彬,〈顾彬:中国小说缺少集中描写中国人心理〉,《华夏时报》,2012年10月26日.

张志忠,〈莫言笔下的母亲与她的孩子们——从《枯河》到《丰乳肥臀》〉,《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5).

廖四平、乔昕,〈“向死而生”——论《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魏家文,〈莫言与沈从文的死亡书写比较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5).

李茂民,〈论莫言小说的苦难叙事——以《丰乳肥臀》和《蛙》为中心〉,《东岳论丛》,2015(12).

张军,〈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文艺争鸣》,1996(3).

周梦娜、肖薇, 〈论莫言小说中的荒诞叙事〉,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5).

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三版)》,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

阿尔贝·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 杜小真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김미란, 〈모옌(莫言) 문학의 생명의식과 모성, 그리고 비관성—《개구리(蛙)》와 《풍유비둔(豊乳肥臀)》을 중심으로〉, 《중국어문학지》 59, 2017.

이선옥, 〈모옌 《풍유비둔(豊乳肥臀)》의 역사 서사〉, 《중국어문논역총간》 52, 2023.

이선옥, 〈‘모성’에 갇힌 현대중국의 자화상—모옌 《풍유비둔(豊乳肥臀)》을 읽는 하나의 방법〉, 《중국문학》 126,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Mo Yan's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from the literary motif of "life" and "death," exploring how the novel unfolds its writing of life and death. It argues that the novel first dissolves the sublimity of traditional life-and-death narratives through the juxtaposition of human and animal life and death, defiled descriptions, and contingent narrative arrangements, thereby reducing human life to natural life and bodily experience. On this basis, the novel further presents the suffering of "life" and the absurdity of "death." Yet it does not fall into nihilism; instead, it regenerates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death through tenacious survival, maternal protection, resoluteness before death, and lingering spiritual resonance. In this sense, the novel's life-and-death writing not

only echo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ceaseless generation,” the Buddhist view of life as suffering, and modern absurdist philosophy, but also reconstructs thes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s in literary form. Ultimately, the novel offers a distinctively Mo Yan-styl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y one lives”: when religion, history, and rational order can no longer provide definite meaning, life can still establish its reason for existence through primordial bodily will, tenacious survival instinct, and the burden of sustaining life.

Key Words : 莫言(Mo Yan), 《丰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生死书写(Life-and-death Writing), 苦痛荒诞(Pain and
Absurdity), 生死哲学(Philosophy of Life and Death)

